欺二字而
皇上之信臣亦以此
威嚴爲臣而霽猶豫爲臣而決臣難行之言且
無不行矣矧犬馬身一日之去留關係最
輕處分最易者乎伏望
皇上趂此中外寧靜之時假臣衰疾偷安之便
特准致仕回籍以遂初誠庶上全
皇上始終之恩眷下保臣母子之餘生臣不勝
荷戴祈懇之至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七

代同官辭
恩公疏

萬曆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首臣時行三辭
恩命疏該臣等正在商量票擬間而首臣再三
私懇責以相成之義不得不代爲之一言

竊惟自古君臣有各盡之道有一體之心
自君而言則以報功爲盛典而有所不得
辭自臣而言則以克讓爲美事而有所不
敢受此各盡之道也至於契合之深而倚
毗之重則君以誠信其臣而不必以故事
爲恩澤臣以誠信於君而不必以虛辭爲
退讓此一體之心也頃者首臣一品九年
考滿
皇上特爲之備舉彝章優加命秩一辭而不允
再辭而不允
君臣之間亦既各盡其道矣乃首臣三疏愈懇
而臣等又親見其局促遜避之狀則其一
念至誠不惟不以勞績要賞而方懼盛滿
之難居不惟不以退讓飾名而且苦煩言
之再瀆
皇上尚可不體其心而處之安地乎臣等叨綴
閣寮豈不欲借首臣之餘榮相與共揚
休命但念

皇上本以純忠一德眷知首臣則寵之不以穹
階而優之不以重祿乃愈見明良相得之
歡其榮加於形迹故事之萬萬也用敢不
揆愚陋僭擬一票准令辭免太傅伯祿以
成其美其敕獎廕子及賜宴禮部臣等擬
令秪受以存典故以彰
聖恩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謹具
題以

聞
上准辭伯而御筆點去公秩二字猶未允辭太
傅云

乞
恩省親疏
六月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驟聞母病危急頃刻難安懇乞
天恩即日放歸省侍以全母子二命事臣母吳
氏年來衰病思家之狀久已
上聞祗緣
聖恩深重既不聽臣同歸又必欲遣官送臣母

歸臣進退跼蹐公私難處勉於今年三月
中私遣臣男衡挈家送母暫還庶上不驚
動
聖聽下可以稍寬母懷而臣亦且藉口一路平
安之報得專心料理閣務矣乃臣母到家
未久忽於昨日接得臣男親筆一書內稱
祖母途中極健而歸家爲眷屬所牽擾連
日以來覺其語言蹇澁面色黑瘦氣息惙
惙然胷中不時作痛日食不能三甌大腸

至二十一日不動祖母亦頗自以爲憂渴
思見父而又囑男莫盡對父言男思老人
精神素王而一日旦潦倒至此豈得不着急
爲此飛信報知臣一聞此言不覺魂魄無
主心膽俱碎戾天無羽縮地無術切思父
母之疾人所諱言遠方家信但有粧飾使
臣母病勢不重則臣男必不張皇至此以
老人七十七歲風燭待盡之年而身又隔
三千里外天涯海角之遠一哽一噎無不

可爲寒心何況得疾如此之危思臣如此之切而臣又焉能頃刻安也臣適以男書涕泣徧呈同官同官皆爲之心動而其慰臣之語不過謂善人天祐未必有他殊不知天道果信則母別由臣母病由臣臣萬千罪業何殛罰未加而先降疾於臣母見今男婦不敢保僮僕不敢言求神神不告占夢夢不祥而臣又焉能頃刻安也此時此情臣之苦楚急迫

皇上天地之心必垂憐憫但臣母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而臣亦且誓不獨生有如尚拘故事或從容

發票或纏綿議留則臣母子之命窮矣萬不得已懇求

天恩徑自從中放歸侍母湯藥臣一世爲人三生報本總決於此時而

皇上之知臣眷臣亦惟此體悉至情急救母命爲萬萬年莫大功德也臣不勝痛哭哀祈

之至

奉

聖旨今中外多事正賴卿等與元輔共圖康濟卿母雖病已有卿男在籍侍奉不必親行所請不允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六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適該文書官李文輔齎捧

御札一道到臣私第臣恭設香案伏聽宣讀

朕覽卿所奏忽聞母病懇切求去朕思臣事君之道忠孝豈能兩全卿之憂苦朕豈不知奈

今邊方多事所賴卿與元輔等共濟時艱豈
可輒求引退卿職任股肱正宜協賛密勿旣
卿母微疾見有卿子衡在籍侍養以盡孝道
卿可安心調理待母病痊差官迎取來京奉
養以全子道豈不忠孝兩全卿不必憂思過
慮即出佐理共圖國是慎勿再辭欽此念臣
一介謬悠六年尸曠及今情窮勢迫萬苦
難留之時而
皇上猶惓惓慰臣以聆其一日之用且蒙
欽遣專使
特降内宣示以忠孝之難全責以股肱之大義
甚而風火病親尚期迎養犹犢小子亦辱
呼名
皇上如此待臣如此憐臣又如此之託臣臣雖
頑如生鐵蠢若蜾虫豈能禁涕泗之不横
流心腸之不千結也顧今愴悅之際痛哭
之中一息不敢喘一句不敢荅惟有以頭
觸地灑血叩天誓以此生時時刻刻不忘

天高地厚之恩仍誓來生世世子孫補臣今生
未償之負而已謹先將
聖諭連夜差人亟示病親以爲鎮家續命之寶
而別容昧死再陳至苦至迫之情惟
皇上始終哀之臣不勝悲感涕咽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再乞省親疏

本月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再披極苦至誠援例乞
恩省母以圖後報事該臣昨以母病乞歸省侍
隨蒙
皇上遣官
賜札慰留續奉
御札覽卿所奏忽聞母病懇切求去朕思臣

事君之道忠孝豈能兩全卿之憂苦朕豈不
知奈今邊方多事所賴卿與元輔等共濟時
艱豈可輒引求退卿職任股肱正宜協贊密
勿既卿母微疾見有卿子衡在籍侍養以盡
孝道卿可安心調理待母病痊差官迎取來
京奉養以全子道豈不忠孝兩全卿不必憂
思過慮即出佐理共圖國是慎勿再辭欽此
臣之初疏所以不忍遽言乞休長往者知
皇上遇臣厚惜臣深也而同官時行等亦皆仰
推
君父之愛視臣如左右手之難割然耳不忍聞
臣涕泣之聲目不忍見臣愴惶之色亦且
慨然爲臣懇切代陳矣
皇上試詳如此情狀豈臣之得已哉而
聖諭又爲之委曲計處於
君親忠孝之間如拊啼兒如治家事自古豈有
人臣遇
主至此而臣尚忍以母恩加

天地之上者哉顧念
皇壽萬年尚有用臣之日時雖多事未乏料理
之人而臣母惟臣一子其危急聆臣之際
又惟此一日
皇上但爲臣目前忠孝兩全計正未知臣若不
歸則母與身俱不能保而忠孝必兩負也
蓋臣前疏所陳尚有心悸目軟不忍盡言
者而臣男報臣之信亦尚有三分餘話在
臣叔夢周臣婿秉忠書中者臣猶記犬馬
之身去年病時臣母坐不離床手自調藥
哀哀慈母此恩宜何如報今身自遘綿惙
垂危之疾而獨不得臣晨昏一面之緣枕
上尋思之事非死別即生離床前問疾之
人非孤甥即寡女脫有不測臣尚何以立
身天地之間哉
聖諭謂臣男侍養可以安心然祖孫終屬隔世
豈有一母一子附骨之肉而可託命他人
者與言至此欲飛不得欲逃不敢而臣之

心眞可憐矣臣連年乞骸揔爲母病身病
而身病則理當致身母病則見在侍母
皇上以情以義勉留臣不敢不奉
詔乃今事非爲身母復在遠若復貪戀隱忍不
連夜馳歸臣又有何面可以見人何心可
以辨事查得
先朝大學士金幼孜張瑛彭時毛紀並蒙
賜假省親原不妨其後用臣事勢窮迫只得冒
昧廉耻援四臣事例以
請蓋即以
聖諭中忠孝兩全之論而自開移孝爲忠之門
萬一皇天可憐臣母病愈則臣自當奉之
來京豈敢又煩
遣官迎取也臣不勝萬感萬苦涕咽哀祈之
至
奏
旨昨特出手札諭卿勉留卿乃又有此奏情詞
迫切母子天性難以重違暫准假三箇月馳

驛歸省特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仍
差官伴送促令如限前來毋負朕眷該部知
道

謝
准假歸省疏
本月二十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仰荷非常
聖恩恭陳
謝悃事該臣昨以母病再疏請急歸省奉
聖旨昨特出手札諭卿勉留卿乃又有此奏情
詞迫切母子天性難以重違暫准假三箇月

馳驛歸省特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
仍差官伴送促令如限前來毋負朕眷該部
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感增涕下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
恩訖伏念臣一介至微寸長無取偶屬風雲之
會上塵
夢卜之求起草萊而入預
萬機歷日月而晉登一品且延以奕世祖孫之
賞兼
恤其家人父子之私至於
特達之深知尤非群臣之所望灑青蒲之泣
高聽爲之屢卑疏
丹扆之箴
嚴顏爲之曲霽此都俞再逢之世而環草必報
之恩臣獨何心敢捐斯造惟是身爲獨子
家有老親抱危疢於天涯海角之鄉寄生
命於婦人兒子之手音書日至追情事之

如焚疾痛呼
天矢血誠之備瀝歸骸得請褫爵猶榮豈圖簪
履之
紓懷更荷
絲綸之錫寵百程擁侍
恩華已載於長途
九府分珍貺渥且逾於故事重以遣官之專
護趣其赴
闕之嚴期蓋環玦並賜於一時眞爲
特典而迓迎兼領之一使彌悉
眷思此蓋伏遇
皇上好生之仁錫類之孝
愛其子因及其母噓朽木以回春
許其去更貺其來憫寒灰之遂熄顧臣驚憂
既劇荷遣方新雖區區銜
高厚之恩實切切抱滿盈之懼側身天地苦方
寸之難居回首瞻依悵此生之未卜臣不
勝痛哭感

恩激切籲戴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
謝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賜路費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以臣給假回籍
欽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該文書官李
恩齎捧至臣私第
頒給臣恭設香案叩頭祗領訖籲

天得請方蒙再造之
恩歸路徼榮更荷十朋之
錫茲蓋遇我
皇上道隆下濟仁不遐遺
察臣陟屺望母之私言皆出於肺腑
憫臣垂橐在官之節力不辦於斧資已蒙
給驛而獲行旋復
遣官而錫賚兼金累鎰珍分
御府之藏命服五章製出天機之巧遂使一介
孤羈之跡遠爲萬里什襲之光
恩實越於尋常感難罄於名狀臣敢不强收涕
淚努力道途携秘寶以鎮家奉餘資而將
母
五雲在望彌深結戀於
羡墻一日未行猶奠抒忠於葵藿臣無任慚悚
荷戴之至謹具本奏
謝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辭

朝疏

具官臣王謹

奏爲辭

朝事昨蒙

聖恩以臣母病

賜假歸省臣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辭

朝訖緣本日適遇

皇上免朝未得
面見查得京官給假等項近雖有補本不候
面辭之例而臣叨厠殊丞受
恩深重駑駘之力旣靡報
德於涓埃兒女之私猶冀承
顏於旦夕敢援常例自同衆人迫毋命之垂危
盼家音之不再呼
天控地誓不獨生倍道兼程恨其猶晚不得不
隨衆補本以代

陛辭鄉路三千里愴回首之漸遥
君門十二重軫寸腸之彌結惟
皇上爲
社稷而自重俾臣處岩穴以安心臣無任戀
德馳情悲哽攀遡之切謹具本奏
謝以
聞
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

奉
奉查得京官給假等項近雖有補本不候
聞
聞之例而臣叨厠弼丞受
恩
恩以駑駘之力既靡報
德
德虽青悲更攀躋之切藎具本奏
奏
奏以安心臣無任
皇上為家音之不再
奉
奉門十二重輔十朋之爾若雖其猶晚不得不
望
望
歸省留獻忠言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為感激異常
恩遇留獻瞽言以保
皇上萬萬年福壽治安事臣即日離
闕廷南矣
威顏在望首長路以踟躕
眷渥猶新積感誠為涕淚此臣兒女之私非所
宜屑屑

上陳者也追惟入夏以來再接
聆容屢剽
密問則又見
皇上寡欲養心之效承
親逮下之仁而
宗祧萬年大計且斷在必行則臣之去後但有
擊壤而歌耕鑿仰首而祝喬松無所遺慮
也抑匹夫相別猶有贈言而臣蒙
皇上非常特達之知分雖君臣情眞父子恐遂

以其身之在遠不一吐憂治危明之念益
臣聞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夫操
藥者未必能中病也而其心則忠矣昔孔
子大聖尚稱飲酒無量何損於德但以攝
生常理而論凡外充者內必虛虛必生痰
痰必忌濕而能助濕者莫如酒臣每奉
聖諭以頭眩足軟爲言此濕證也夫服藥去濕
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惓惓以此爲
第一義臣聞教笞雖不可廢於家然以

皇上五帝聖神之德而左右至愚之人豈可盡
責之稱指以
皇上九廟社稷之身而幺麽至小之事豈直得
爲之發怒且孔子不云乎惟女子與小人
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言雖
淺隱憂甚深幸
皇上毋忽今民間尚有宅禁以祓除不祥磔豕
斷蛇不入臥內豈有
皇居清閟之中而
至尊可日耳呼譽之聲日近腥穢之氣者然昔
寬德雖弘而
聖躬正在調攝則抑火戒怒防患謹微之道不
嫌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惓惓以此爲第
二義臣聞漢臣董仲舒對君三策首言事
在勉強夫勉強必非情之所安體之所便
古帝王以爲狗一人之安便必將貽四海
之憂危故早朝晏罷抑情瘁體爲天下也
近者

皇上盛暑出朝歡聲雷動誠自此推之何事不可勉強即今天氣漸涼臣去之後且日夜傾耳道路傳言

皇上某日御門某日聽講某日召對大臣謹北向率鄉人父老上萬萬歲壽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卜郊孔子非之何況祖宗一脉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盼饗可接者

皇上頃於孟夏親臨廟享臣知自此二至四時之祭決當以次舉行但恐臨期又或他阻若聖躬果不耐勞則請權衡於尊親繁簡之間郊禮姑暫遣攝以待來年而廟禮則寧少展信宿之期必不可遂廢親行之典此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天子謂之官家言以官爲家不以家爲家也今太倉之儲謂之內帑言即此是天子私

藏無他私也邇者
國儲耗竭邊費浩繁諸司縮手不敢輕議蠲
賑無非爲
皇上家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折一家額進之外
又有加進此在歲豐易處之時且非今典
況儉歲乎在內用偶乏之際尚曰權宜況
本無乏用乎乃言者人人勸
皇上之儉不知
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奢而用之
不經過猶不及耳自天子達於庶人憂貧
者未必富知取者必先予幸
皇上思之臣聞古昔盛時工商得以流議士庶
得以傳言凡皆以廣聰聽而達下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涵覆居多即間
有聞見不眞言語無次自取罪謫者天地
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豈追既往臣請
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用之當先自與
臣異同饒伸高桂等始庶亦知芻蕘耿耿

非責
君嚴而恕已寬大公之道行衆正之途闢矣至
於李材幽圄日久罪不蔽律臣不敢望
皇上錄用但望
皇上哀而生之臣愁苦灼腸匆匆條此數事以
當去後千秋之鑑而竊自附野人芹曝之
誠蓋以身將長往言出感
恩則今日之一言或可以兼常日之百言
皇上既繾綣微臣惜其今日之去則莫若一聽
臣言以保萬萬年之
聖躬以光萬萬年之
聖治是即臣常在
膝前也臣不勝氣咽聲嘶叮嚀懇欵之至

備陳邊事疏

具官臣王　謹

題爲遠臣戀

主特陳邊境遺憂以決大計事臣之感誠忠款

已具前疏六條中尚有

國家大憂安危大計不可不盡言者臣竊惟

方今邊事正在可爲而不必強爲乃議者

爭言二十年貢市以來虜日益驕各邊備

日益弛臣以爲此皆有之然自古豈有全

利無害之事亦豈有算徹首尾之人趙充
國班超一去邊而諸羌瓦解當時並未嘗
追尤首事矧今保安邊境二十年木久而
蠹絃久而危乃固然必至之理豈可謂一
哽一咽遂當廢食惟在講求病源痛加針砭
一番將必簡兵必練賞罰必信順逆必明
則三年之艾尚可得厝火之憂尚可解此
臣所謂正在可爲者也昨尚書石星與臣
言今之邊事乃唐事非宋事臣深服其言

請遂以唐事諭方回紇叛盟蹂掠我奉天
涇陽杖殺我命使郭子儀再出師禦之一
則戒軍吏不得言戰逼之出境而止一則
親入虜中握手定盟呼可汗萬歲而止今
將非有子儀之威而虜非有回紇之桀彼
其肯消阻閉藏以言欵我而我必欲悍然
厲齒把其前負而責之曰尔何不斬火眞
頭以獻是樂羊殺子之忠也又曰尔二月
約歸何不歸是尾生抱柱之信也如此號

令如此題目譬之清淵布網魚鼈寧復敢
投此臣所謂不必強爲者也從來番漢講
和豈有百年臣之初計固亦謂權忍須臾
期於必絕而已絕一也而諸臣之論則以
爲早絕一日可以快一日之憤耻臣之論
則以爲晚絕一日可以落一日之便宜夫
便宜非偷息養安之謂也諸邊之不競久
矣將少食少兵少非倉猝可辦故不若趁
彼徘徊塞外信使往來之間而一面陰修

戈守之備然則彼歸歸愈遲我應愈暇彼以
不愍我我亦可以欵愚彼其功多於匆匆
索鬬以博一時之快心爽口無筭也或有
難臣者曰若是則遲之可矣而尚書鄭洛
之日夜求虜不已急乎臣以爲此非求也
割土地輸金寶尊醮而禮之扶服而叩之
乃眞求矣今虛聲恐喝淡面羈縻實不費
國財名不辱國體何以爲求即使洛而果
求也則桓桓赳赳之夫乃落得借他人之

齒牙以措自已之手足人勞而遺我以逸人弱而遺我以強則洛也何乏於諸臣之事而嘵嘵爲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待講而後修備則未講之前水泉莽川之二捷獨何備而能然臣以爲此皆執之有名據之有勢彼客而我主彼驕而我怒彼曲而我遏不先故一舉可以勝之今川底迴遠未聞侵犯則主客之勢殊矣而彼懲於敗方日夜枕戈防我則驕怒之情異矣據前後夷書見在乞哀請路並無及形則我復憑何名而遽絕之曲直之理分矣臣故曰借講而修備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虜終不歸終以言款我則我終當聽之乎臣以爲正不在汲汲聽之何妨且必無此理焉瘦可待壯艸長可待枯夏秋之後更以何辭臣前晚絕之說正待此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待久而事機已壞不可收拾則奈何臣以爲凡已壞之事不可收拾且如鄭洛

先主戰而諸臣却欲撫此則撩虎出山無弭耳遂馴之理若羈縻在前決絕在後譬之掬水覆之地而止耳本無壞事何難收拾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何不聽鄭洛諸臣言戰言撫各行已志之爲兩全臣以爲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夫言戰可也言戰而必欲先破言撫之論使老成長慮之臣一面防虜情又一面防人情一面憂同事之不信又一面憂

朝廷之不信譬之使船中流而遇風篙師柁工狼狽無所措手而

國家之事危矣或又有難臣者曰虜易與耳即舉事一不當而何至於危則臣以爲古之易虜者王安石韓侂胄賈似道三人及其後如之何也大抵虜性無常好則人怒則獸彼其內絕市賞之望而外負我以不直之名窮狼怒虎無復顧忌泰山在前蚩尤之頭可觸也而徼外雜虜聞之亦且寒

心褫魄以
朝廷之恩信爲不足恃五合六聚兵往而不
解然則
國家之事本非宋而好事者日趣之入宋耳
可不爲之深慮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慮
危是矣有如虜再款而我再如二十年前
事歲歲增賞以媚之尾閭之洩何時可已
臣以爲向來增賞雖誤然亦會虜中無釁
不能屑屑與爭今事當更始

明旨既已譙讓一番則乘其恐懼要以定約已
賞已加之外不許另索一緡尺帛而將吏
有私加媚虜者罰之無赦此改絃易轍百
歲一時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如此而虜必
就約固甚善即不就約則我終以將少食
少兵少怯而不言戰乎臣以爲此又當以
義理利害相提而論有如虜果就約則我
雖有十萬橫磨甲必不可先失大信掩其
不虞即不然而嫚書鳴鏑之事起堂堂

天朝寧復可以劒鈍而諱割矢弱而廢射也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主晚絕之議者不能保將來之必不戰戰不能保必勝矣早與晚等之無全策也何以偏是此而非彼臣以爲事無全利前已言之若防敗而不免於敗則天也若本不敗而觸之使敗則非天矣今諸臣偏好言宋事臣又請以宋事喻岐溝之役樞密院主戰中書主守亶淵之役王欽若主絕王旦寇準主和熙和之役王安石等主進取富弼力爭以爲干戈一起禍福不細勸且十年不復用兵今千載而下觀之利害得失何如且他人勿論即如富弼之偪偪爭獻納非今羣議以爲赤幟者乎夫一使之勇孰與萬金之謀而今之言弼者偏不及此是知其一而不知其萬也先是陝西總督缺出臣即以魏學曾薦故尚書宋纁謂臣曰吾觀目前邊才無過鄭洛恐學曾前輩重望必不肯爲洛

下不如侯洛功緒稍見而後用之今纁雖
死而都御史李世達不亦嘗聞之乎不意
纁之言至今猶驗也臣素敬學曾之爲人
剛方嚴介惟恐其不早用今方用而遂駁
臣議朋友忠告人情所難而陝西巡撫葉
夢熊臣亦嘗耳剽其膽勇會以爭事見嘲
於四川不忍遂挫其舞劍擊楫之氣匆匆
議調臣實與聞茲夢熊又見告矣姍笑鄭
洛爲無能矣盖學曾臣所重夢熊臣所奇
然謂學曾忠於臣等則可謂夢熊敢於向
前則可謂二臣必不誤
國家則不可方今各邊之備莫如修守督撫
之職惟在朝經營某邊置戍某邊給餉
何計不煩
內帑何策可支百戰此亦儘勾二臣靡事矣
乃不揣其本惟其末之求舍已之事而惟
人田之務芸臣且不暇與夢熊舞姑就學
曾疏中所謂小犯小禦大犯大禦近理之

論質之夫小犯大犯豈可先圖有如今日
小犯明日大犯西邊小犯東邊大犯而纍
纍調發七塞盡騷以待數年之久臣恐時
移事變兵敝民殘學曾能保目所見亦能
保目所不見否能果革橫草以致其報
國之身亦能神輸鬼運
國家之財力否當宋太宗全盛之世而趙中
令之諫開邊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
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
還關心何至今日乃空拳空手之皆兵而百
恩疏戰百攻之必克耶臣此言一出則議者又
本以為臣褊心不能容人不知褊心人臣之
小過誤國人臣之大戮臣親薦此二臣有
如一舉蹉跌貽萬世之悔是誰人誤國也
艸莽已去之身所惓惓憂念無大於此敢
直舉千慮一得步步踏實之事以裨
廟畧以釋群疑惟
皇上留聽無惑

社稷幸甚

還家謝
恩疏

本年九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還鄉母子相見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事該臣近以母病倉皇乞
假歸省仰荷
皇上俯賜哀允洊頒恩數自前月二十四日辭
朝出京以來計水陸道途所經幾四千里一

殮一宿之費一卒一車之供孰非
皇上之賜而
欽使護行不離左右沿途傳送不淹時刻又
孰非借
皇上之寵顧臣僥倖已極驚危愈甚上則憂病
母風露之不測下則恐弱軀溝壑之先塡
及今幸而抵家得生見臣母臣母亦得生
見臣而我
皇上慈悲浩蕩之恩至是乃眞成臣母子返魂
續命之所矣臣初歸皇遽詞不暇文亦不
敢文謹直述眞情以代
陛前叩首盖先是臣母病耗聞臣固疑臣男猶
有未盡餘語今則果見其氣息奄然皮骨
蕭然臣爲之伏床而泣臣母亦爲臣執手
而泣忽忽如會夢中如話隔世而鄉里行
道之人亦有爲臣泣下太息仰而呼
萬歲者天地有盡此恩無窮頂踵可摩此恩難
報自今以往即臣母之旦暮安危不可知

而在臣苟支一日之養亦足了烏鳥一日之心至於負
知負
眷千罪萬業之未償則願以此身之髮毛體膚
與一家之髫齔兒女世世祝我
皇上福壽岡陵子孫千億而已違遠
清光忽復彌月想見
丹扆密箴尚留
視聽玉關嚴警行見清夷臣不勝北向延首感
激瞻戀之至臨疏涕下不知所云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今四方多事國務孔殷
卿問慰事畢宜遵前旨如限前來供事以副
朕懸思至意禮部知道

知朕思至意豐倍如道

眷卿問慰事畢宜遵前旨如限前來供事以副

旨寶卿奏請朕如道已令四方多事固務孔殷

皇奉

聞

奏以

視聽敬聽變之至臨疏弟丁不如所云為此具

乞

恩終養疏

本年十月初四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為哀親疾已成痼日抱驚危懇乞

天恩容令在籍終養事該臣前於六月二十一

日蒙

恩欽准回籍省親仍

令護送官行人王孝守催依限三月之內進

京當此之時臣亦且知三千七百里水陸
之程萬萬無九十日還往之理顧念
皇恩注眷
俞旨初頒臣尚未卜病母安危何如敢預謀身
之進退今則還家餘兩月矣就使今日登
程於
欽限已無及矣而臣母猶然喘息在床口不能
言足不能步見今身處褻鄉時當秋令而
重爐炙背猶以爲寒累纊爲衣猶苦其薄
問之諸醫以爲病根止因留京日久積受
寒氣以致濕痰上壅而成蹇澁元陽下墜
而成虛冷此必非藥力所能挽回惟有屏
居密室避風避寒僅可支持歲月而已光
景如斯臣母尚能一步挈臣驅馳道途蒙
犯霜雪否乎臣尚能一刻舍母託旦夕之
命於他人分犬馬之身以報
國否乎此天限臣以必窮之勢而臣之朝寀
鄉人亦知其萬萬無再出之理顧恐

九重深遠或未之深察耳夫以臣之誠與
皇上之信而臣乃妄意猶有所未察者蓋先是
數日前偶接邸報見僉事李琯有疏論及
臣
皇上赫然震怒將琯重處意雖不專爲臣然臣
不幸而此疏適接琯疏之後臣恐
皇上因事生疑以臣爲感憤避言之疏抑不遂
允則臣毋奄奄之息待命復能幾時而臣
敢無一言自明哉臣惟大臣在朝任事與
去位不同在朝則義不受汚以主持國是
爲職業去位則甘心忍詢以斷絕名根爲
本體故同一被誣也去年高桂饒伸單指
一事誣臣而臣不受今年李琯泛指他事
誣臣而臣受之又同一琯也去年琯進京
以厚幣謁臣而臣不受今年臣出京以惡
聲詈臣而臣受之則臣之心事可知也
壽宮
儲典兩大議事關

社稷

皇上試觀滿朝公論與瑄何如則臣之不必爲一身發憤引避又可知也惟是區區一寸將母之心終身未了之念出處在此死生亦在此其默而受人之汶汶亦在此伏望

皇上憫臣母在床席脈脈危迫之誠察臣身遠闕廷奏報艱難之狀

亟允所奏令其在籍終養仍將原差守催官召還使臣母得早放一日之心以安一日之命

臣雖身爲謗藪沒先朝露其徼榮感德終無旣也臣不勝瀝血叩心哀祈待命之至爲此具奏以聞

奏

旨朕體卿將母至情准假暫歸母疾已痊豈宜留滯目今朝廷多事邊鄙不寧家國君親孰爲緩急至讒邪誣謗朕特旨處分不足煩卿介意已遣官齎勑趣卿于家卿未即來前後

差官何以報命尚遵召亟發用慰朕側席之
懷吏部知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